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內部發行)

64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編輯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¹⁵⁵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譚延闓湘軍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方鼎英 (1)
反复无常的沈鴻英一生	龙偉生、陈常九 (9)
桂軍刘震寰的兴起及其复亡	卜汉池 (40)
林虎在广东二三事	黃宗儒 (66)
护法时期我参与非常国会活动的回忆	孔昭晟 (70)
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史料短稿五则	
孙中山先生辛亥南北議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	張竞生 (84)
有关孙中山先生史实的点滴回忆	邓警亚 (86)
跟随孙中山先生的几点回忆	陈龙韜 (91)
討龙后孙中山先生一次秘密回粵我忆	唐頌南 (96)
1912年中山先生回乡一瞥	程十里 (100)
順德蚕絲业的历史概况	
李本立	(102)
新会葵业史略	何卓坚 (132)
东莞草織业簡史	刘炳奎、方玉成 (152)
清末民初佛山木雕业	徐 浩 (175)
广东精武体育会和陈廉伯熊长卿	
陈天杰	(186)
佛山精武体育会	何心平 (197)

譚延闓的湘軍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方鼎英

譚延闓以遜清一翰林院編修，因緣时会，参与湖南變，得三次督湘，在湖南軍政方面建立了不少基础关系，故1920年三次离湘閑居上海，1922年，适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亦离粵来沪。初由張国元、周震麟介紹晤談，终于通过汪精卫、胡汉民諸人約談，投到了孙中山的旗帜下面，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接受孙的教导日益亲切，很快成了孙中山所倚畀的人物，其信任程度，不在汪胡下矣。茲就譚延闓湘軍的成立，及其在孙的领导下所做的几件事，与其特別受知于孙的情形，略述我之所見如次。

一、討 賊

1923年春，譚自上海随孙南下抵粵后，正他所刻未忘怀的湖南地盘，由省长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兴师援鄂失敗之后，投降于北洋軍閥吳佩孚，丧尽湘人的革命历史。在湘內外的有志之士，群起反赵，使譚延闓对湘政捲土重来的机会，日益成熟。遂于1923年八月間，奉孙大元帅討賊之命，由广州直入湖南衡阳，宣布奉孙命为湖南省长，兼湘軍总司令，并发表宋鶴庚、魯滌平、謝国光、吳劍学、陈嘉祐、蔡鉅猷等为湘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軍长。八月中旬，赵部叶开鑫与謝国光部在株醴一带开始接触。宋以拥赵怕得

罪譚，拥譚怕得罪赵，自干怕赵譚都得罪，乃选定滚蛋二字，将湘軍第一軍軍長交該師參謀長方鼎英代理。他自己則借名养病远赴上海閑居。方乃率其可以号召指揮的部队，即第一师的炮兵团、工兵营，与該師第一旅第七团的两个营，及駐郴县的汪磊一团，和資河巡緝处的部队一营半，合叶开鑫部的朱耀华团，編为一个纵队，并搞了一次“九一”政变。于九月一日清晨率朱耀华团，由炭团子反扑长沙省城，将赵恒惕赶走，占领了长沙城十三天。終因事起仓猝，号召各部一时集中不起来，使赵得有喘息时间、乞援吳佩孚捲土重来的余地。方乃不得不放弃长沙，隔河对峙，而有株州、山門、昭陵等役的拉鋸战。此时陈炯明已勾引江西的北洋軍閥方本仁襲取南雄、始兴，威胁北江，他自己則自东江西进，围困广州，大有合力驅孙事在必成之势。孙乃电譚急行南下馳救。譚才停止討賊，率宋（方代）魯、謝、吳、陈、蔡，回原駐地，各部南馳救援，成立了广州的湘軍。

二、解 围

当譚奉孙令急援广州，率隨身护卫部队急促先行，抵达韶关时，駐防北江之滇軍赵成樑部，已被江西方本仁軍逐离南始，撤至遇田。行看韶关且岌岌可危，乃电催湘軍本部急馳来援北江，他自己仍率卫队直赴广州。其时进攻广州的洪兆麟部以为湘軍部队已到，便喊出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口号，自动东撤，是以广州之围立解。剩下北江方本仁部，見湘軍南下馳援，声势浩大，未經接触，便撤守始兴。經湘軍于始兴城外与之正式接触，相持了十一天，由湘軍方部特遣一支队繞截始南后路，方本仁部的主力高凤桂旅，乃被迫撤离始兴城陣地，向北逃窜。湘軍一直尾追至大庾岭，复經湘軍由

南雄通信丰与庾岭两大道的中間地区，搜索前进，使方本仁部逃窜毫无空隙可以停足。于是方本仁与高凤桂之間，发生猜忌与責难，逼得高凤桂混成旅憤而投誠过来，电請孙令編为贛軍一师，由高凤桂任师长，归湘軍节制指揮，方代軍长帶領謁見孙大元帅。湘軍南下馳援得救北江之急，与解广州之围一役，至此結束。

三、东 征

1924年春，湘軍南来，僞促南雄一隅，每日按官四毫兵二毫（毫洋）的給养度日。生活习惯既大不同，語言不通，水土不服。喘息未定，即奉命东征，譚欣然接受。譚以文人而身兼湘軍全軍統帥，关于部队内部一切，彼惟众意是从。但胡汉民总是諷刺地說：“組卷，我和你都是文人，懂得什么軍事。而你竟总是抓着湘軍总司令的印把子，不肯放手，这又何必呢？难道湘軍將領中尙少不得你这样的总司令嗎？”但譚每聞此言，惟止聳聳肩膀，苦笑而已。故对东征的任务分配，与作战路綫，听人摆布，以致滇桂軍进攻三年犹未能下的惠州，任其拖沓如故。湘軍奉令东征后远繞新丰、河源，向老隆方面推进。孤軍深入，既无联系，又无兵站后勤等項設備，而新丰一带民情强悍，給养运送，常非一营兵力不得安全。又值炎暑长征，瘴气肆虐，外地人来多患恶性疟疾与火症瘟疫等病，常发高烧至四十多度，朝发病而夕身死。即有医药亦挽救不及矣。况当时根本談不上医药呢！以致弄得几乎連站崗放哨都成問題。人人自危，不可終日。全軍电懇换防休整。时許崇智部張民达已扩編成师，自告奋勇，請由湘軍左翼翁源向老隆出击，但求湘軍协助相与齐头并进，如是只好将重病官兵后移，余留原地待命。結果，張师虽然从

間道進入連平，打敗了李易標的部隊，但因商團醞釀叛變，又將部隊撤回廣州。於是湘軍大部，連就地調整都不可能，最後，我本身亦未能幸免，而干嘔發燒，似疳非疳的病大作，臥病于怡養園醫院者，月余方癒。

四、北 伐

1924年冬，馮玉祥在奉直第二次戰爭之際在北京發動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通電全國息兵救國，並請孫北上協商大計。孫時正在北伐，接電後命胡漢民代大元帥，譚延闓代北伐軍總司令，率湘、滇、豫、陝各軍，向贛鄂北進。孫自己則繞道日本北行，企與段祺瑞、張作霖共商國是，譚乃以湘軍為主，率由北江始南，向江西攻擊前進。自大庾嶺而贛州，直撲吉安。敵軍方本仁部毫無抵抗，引我深入。而我竟輕敵，甚至前衛都無，而任打前站的先行，其餘毫無戒備，跟着前進。僅豫軍樊鍾秀以北伐軍先遣軍總指揮名義，率部繞贛鄂邊區，未遇阻礙而直達豫南地區。滇軍朱培德則編右縱隊，亦越贛州而毫無阻礙的到達了樟樹鎮。譚延闓跟着湘軍大隊之後，到了贛州。正待繼續前進，忽傳我前站部隊剛到吉安郊區，便遭到方本仁預先埋伏好而有充分準備的迎頭痛擊，頓使湘軍主力潰不成軍。加之方本仁早已勾結湖南趙恒惕，派了很多與湘軍有舊關係的人，攜帶現款，隨湘軍在湘贛粵邊區，化裝勾引回湘。而湘軍總指揮宋鶴庚，與前敵總指揮魯滌平，意見不和。出發韶關時，便大起衝突。譚延闓高高在上，無法調處，但連呼假使伯雄（我的別號，時正病臥廣州）在這裡必不至此。於是宋亦隨潰軍被趙勾引，從湘粵邊區的汝城同長沙，去作趙恒惕的座上客矣。我的部隊，亦被勾引回到汝城，堅不返粵，亦不受趙編，而迭派代表來

粵，要我前去領導他們革命。這是譚延闓湘軍在孫領導下北伐失敗後朱受湘趙鈞引帶隊離開粵境的情況。

我自湘軍出師北伐後，病漸好轉，但戰況消息傳聞不一，乃不顧休未復元，帶著藥品趕赴前綫，不料一到南雄，便傳前方消息不佳。遂急速北行，想赴贛州去迎譚問策，但在南康便已遇譚隨隊潰退下來，於是相與一道南回。譚總是一見面便問如何是好，說你抱病而來固極可感，可是你來晚矣。湘軍這樣狼狽不堪，復何面目見人呢！我們每月領廣東的民脂民膏四十四萬元毫洋，今後有何顏面去再領呢！你是一個搞爛場伙索有辦法的人。請馬上拿出辦法來善後補救吧！我初不知一敗至此。素稔湘軍內部軍心不固，不慣粵習，存在着一有機會便想拖回家鄉的念頭。此時官兵之間此種思想又大大抬頭。因思唯一辦法在安軍心，要為今後另謀出路打開僵局。因于大庾嶺上一古剎中休息觀梅時，向譚建議打破舊制，廢除軍師旅，改設湘軍整理處。下令在南雄集中待命。商定次日即召開旅長以上的軍事會議，討論湘軍整編問題。由余當晚擬定湘軍整編方案，明日提出會議討論，打算討論通過決定後，即日點驗改編，一槍一兵，以團為最高單位，編成七個步兵团，帶特種兵砲、工兵团營各一個，另設講武堂一所，附教導營一營。湘軍總司令部即為整理處，設總監一人，副總監若干人。以湘軍總司令為總監，各軍、師長為副總監。次日開會討論通過，即照編制著手改編。僅一週，便成新建的湘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成為以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基礎，接著余轉赴汝城，處理不肯回粵的部隊，不久余也一直赴漢養病。直至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故，譚延闓湘軍在孫領導下的活動，為時前後不過三個年頭。

五、其 他

譚延闓與孫中山的關係除軍事以外尚有下述一些情況：辛亥革命以前，譚是以官僚地主的資格而任湖南諮議局議長，與湖南教育會會長的。其當時對孫中山的認識是肤淺的，以為孫是只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着一些罵孫中山為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自投靠了孫接受了孫的教導，服膺孫的學說之後，譚之對孫極為尊重，事事降心相從，而孫之視譚，亦信任不疑。有一日，我與譚閑談中，曾面質之曰：“你往日在湖南開口閉口說孫中山是孫大炮，而你今日對孫完全改變，固已判若兩人矣，可是趙炎午那一班人還在那里大喊孫大炮。這都是你教出來的徒弟。請回顧一下，你對此究竟做何感想呢？”譚曰：“趙炎午那班傢伙真是至死不變之徒，何足論哉？何足論哉！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是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云云。

又記得1924年秋天，孫在韶關，住在火車站前面的樓上，正做民生主義的學說講演時候。張溥泉、居覺生等人，總覺得孫先生所講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是進入大同世界所必由之路”這一段話，講得太刺激，太過火，想向孫先生建議要修改一下，說得和緩一些的為好。但都不敢當面去說，而要譚去代達此意。譚便很老實的去代為請求。孫即謂譚曰：“這是我親筆寫的，是我親口當眾講的，一切有我負責，不可更改”。譚一一回告，但張、居等仍要譚去代請，還是以修改一下為好。譚又去代

請。孫堅謂譚曰：“絕不可以”。仍如前意，肅表示不可有半字的更動，并切囑莫聽他們的話。譚仍照樣傳達出來，而張、居等仍是請其轉報這是他們大家的意思，務請考慮。孫遂怪而責問之曰：“組卷難道你也不相信我嗎？為什麼偏要聽他們的話，而一再來代他們請求呢？你把耕稿馬上拿去付印吧！”如是往返四次，最後孫追來嚴囑之曰：“組卷，你要絕對聽我的話，馬上負責去印，如有半字更改，吾將唯你是問”。孫譚之間親切至如此地步。故譚初在孫的身邊，任大本營秘書長時，許多在孫前毀譚的人，只是徒碰釘子，反增加了孫對譚的信任。

據楊滄白云：同年某日，孫謂楊曰：“組卷斷絃已久，應該續絃。你去告知吾意，美齡可以配他，我可代她作主的。”楊唯諾欲走，孫忽轉囑之曰：“你且慢提婚事，可先代我約他下禮拜日陪我一遊越秀山，給他和美齡一個可以多談些話的機會，然後再和他說好些。”楊乃遵囑轉約。迄游山大日，楊專訪譚，見面便問譚曰：“昨日之游乐乎？”譚應之曰：“不錯，很好。”楊便接腔連說：“恭喜恭喜。”因又問曰：“同游的人，你以外還有誰呢？”譚曰：“先生和夫人外，只美齡女士同我而已，並無別人。”楊故做驚喜之狀曰：“呵，這真可賀，恭喜恭喜。”如是接連的稱道，弄得譚莫名其妙，很奇怪的謂楊曰：“你这是干什么，開什么玩笑？請明以見告”。楊才將先生之意，據實以告，譚表示堅持不可。其理由是：他和她思想意識新舊不同，生活習慣土洋互異，談書寫字中西各別，年齡性格老少懸殊等等說了一大堆。楊但笑答之曰：“這些皆是不成問題，不是理由的閑話。只要美齡女士對你是稱心如意的話，所謂生死尚可與共，禍福且愿同當，你談的這些不是白操心了嗎？你是否另有

重大理由，毋妨坦白的再提出来，我俾为你轉达，象这些人云亦云的腔調，我实无以复命的。”最后譚乃以极誠懇的态度謂楊曰：“先內陷危緊握我手，悲淚盈眶，若有千言万語挤在咀边，欲說又已說不出来似的。我見她这种痛苦的样子，知她內心是思念儿女，不放心于我的表态。就力慰之曰：你放心吧，你死后我決不再娶，徒伤儿女念母之心，請相信我吧，我決不食言，将来总有面目能見你于九泉之下的，吾言至此，先內才手松瞑目以逝。我念及此，如在目前，今先內灵柩尚停在灵堂，并未入土。真所謂言犹在耳，便尔弃置不顧，問心忍嗎？滄白，我实无他，这点意思，务乞轉呈。”譚言及此，声淚俱下，泣不成声。楊才深表同情，极感动的謂譚曰：“你說的这些，才真是天理良心的衷腸話，我一定为你据实轉报”。于是楊即一一向孙具陈。孙听之下，亦深为动容曰：“好吧，这样自然不能勉强而行。并囑此話到此为止，莫向外传。”譚聞此訊，复謂楊曰：

“总理对这样的盛意成全，当終生感戴。我愿与美齡女士結为异姓兄妹，以报总理知遇之隆。”以后宋美齡便呼譚为三哥，而譚与宋老太也就关系不同了。这时宋老太住在长堤我所兼領的黄埔軍校入伍生部左側，經常見譚的汽車停在該处，是譚与宋家經常往来，問候宋老太是实情。外传譚拜宋老太为干媽之說非也。

上述这些情形，是我在湘軍所耳聞目見之事。以后1925年，湘軍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二軍，参加北伐，皆是湘軍在孙中山领导下活动的繼續。此时余也就离开了湘軍，尚任黄埔軍校教育长去了。

溽暑逼人，年老头暈，回忆所及，不尽不詳之处在所难免。希知者指正。

反复无常的沈鴻英一生

龙伟生 陈常九

一、前 言

沈鴻英出身綠林，辛亥革命，在柳州就擒。二次革命，他出卖刘古香，得到广西督軍陆荣廷的賞識提拔，从此便官运亨通，扶搖直上。民五倒袁討龙之役，他随着旧桂系的发展，窜入了广东，做过欽廉鎮守使、琼崖鎮守使和南韶連鎮守使兼粵湘贛边防督办，又兼任广东护国軍第三軍总司令，煊赫一时。民九随着旧桂系在广东的失敗而退回广西。民十粵軍进攻广西，沈鴻英通电倒陆，自称救桂軍总司令，流窜湖南，与北洋軍閥勾結之后，又从江西回窜广西，佔有平乐、桂林、柳州一带。不久又因孙中山的策动，与刘震寰、楊希閔等联合驅逐了广东的陈炯明。接着他又背叛了孙中山，从广州退到北江，供北京軍閥政府的利用，用广东督軍名义，两次进攻广州不逞，又退回广西。以后走着下坡路，曾一次围攻桂林，陆荣廷第二次通电下野之后，他也跟着为新桂系的李、黄、白所击败，逃到香港过寓公生活。1938年病死香港。

沈鴻英一生活動，是在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战的時代。他的活動，加剧了西南的混亂和人民的痛苦，也阻礙了孙中

山所领导的革命，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关系的。现在把他一生的活动写出来，为了解旧中国的軍閥及其所造成的混乱，提供一点真实的資料，从而認識新旧社会的不同实质，我們觉得这是我們旧知識分子应有的責任。

本文所依据的資料，一部分是以前柳州一些与沈鴻英比較熟悉的老前輩及韓彩凤、李俊英等口述的，加上龙偉生在柳州所看到沈部活动的情况。另一部分是陈常九的亲身經歷，陈从1919年起跟随沈鴻英工作，直到1925年春才离开。不过事隔多年，現在追忆，难免模糊和錯誤的地方，尚望讀者指正。

二、沈鴻英是怎样起家的

1. 壯年时的綠林生涯

沈鴻英号冠南（辛亥革命前，他还做綠林好汉尚未出来就撫时，叫沈亚英），原籍广东恩平，先世迁居 雒容 县城（今鹿寨县属），家道貧穷，壯年时曾来往雒容县属洛垢及柳城县属东泉之間做小販生意，并为商店担貨为生。在这期間，他常在韓彩凤家进出（韓父当时在洛垢開設小杂货店）。旋在沙塘陈姓家中做傭工，农忙时耕种，农閑时帮榨油。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在罗城县龙岸圩李德三（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家帮工。平日常与土匪来往，因而見猎心喜，觉得为人打工，如此劳苦，不如挺而走險，容易富裕，遂加入匪帮做嘍囉。清代光緒末年及宣統元、二、三年間，經常出沒于柳州府属的柳城、雒容、象县、罗城各县及平乐府属的修仁、荔浦、富川、鍾山、賀县等县，犯案累累。上述各县官

吏均懸重賞賄緝之（賞金俗稱花紅，多由被搶劫的人向官府報案後，願自己出錢作賞金，立憑証交官府備案）。因沈鵬悍狡黠，異常機警，所以官兵始終捉不到他。光緒末年，他在鍾山、富川出沒之時，有一次他偵知鍾山縣公署，派警兵數十人，從平乐押解餉銀十担回縣，將經過山口。這是平、鍾兩縣最險要的地方，山形叢雜，山路崎嶇，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沈鴻英認為機不可失，乃帶其長子沈榮光各携槍彈先到那里險要處埋伏，伺機搶劫。果然不出所料，這批餉銀途經山口，沈氏父子二人即放槍拦途搶劫，當場击斃了三數人，其餘警兵慌忙奔逃，他們所押解白銀十担，皆棄置不顧。沈父子二人只費了幾粒子彈，就劫到這筆白銀。這是沈起家的基礎。沈隨將這筆錢陸續寄存在平日與他來往的窩家，又托請坐地分贓的土豪劣紳購買槍枝彈藥，糾集一些與他經常交遊的流氓地痞成立館口，自為頭目。此後更縱橫于柳州、平乐二府所屬各縣地方，干其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生涯。

先是沈鴻英離開沙塘陳姓之後，行踪詭秘，飄泊無定。當時柳城縣屬長塘圩有一團總叫何老九，奉柳城縣令緝拿沈亞英（即沈鴻英），經多方設法，但始終捉他不到。何老九乃把沈的哥哥沈鴻輝夫婦及其侄男沈亞几三人捉拿，逼迫他們將沈鴻英交出來，以便解送柳城縣署邀功領賞。但是沈的哥嫂和侄男，本來是以耕種為生的，比較沈鴻英算是安份守己，確實也無法把沈鴻英交出來。團總何老九為了塞責和避免柳城縣署的催逼，竟把他們三人解送柳城縣署。柳城縣官認定他們既是匪徒親屬，當然也不是安份守己的人，就這樣不問青紅皂白，在審訊時用盡各種非刑，如冷板櫓、逍遙椅、雷公杆、灌辣椒水，用香火灼燒等進行逼供，要他們把沈鴻英交出，弄得他們三人死去活來。因為沈鴻英尚未捉到，

随將他們監禁。沈鴻輝旋在獄中喪斃。沈鴻英因此對何老九銜恨非常，存着伺機報仇、得而甘心的念頭。他自從在鍾山縣山口搶劫得到那筆白銀之後，槍枝子彈及同伙的人都增加了。他覺得自己已經有了報仇的力量，於是帶其同伙由鍾山潛回長塘附近。有一天正值圩期，趕圩的人潮來攙往，人聲嘈雜。沈遂率其同伙乘機混進圩中。偵知何老九已到團局，即與同伙逕奔團局。何老九毫無戒備，沈鴻英把他拖出團局外面毒打一頓，然後把他槍殺。隨後又與同伙逕奔何的住家，找到何的老婆和兒子，也一併槍殺。當時正是成圩時候，趕圩群眾，陡聞槍聲拍拍，大受震驚，各皆狼奔豕突，圩場秩序大亂。沈鴻英見大仇已報，即與他的同伙由何家出來，向趕圩群眾大聲揚言道：“我們這回到長塘，是專為報兄仇而來，並不是來打生意的（土匪尤語謂搶劫為打生意），請大家不要自相驚擾。”說完，就帶同伙揚長而去。以後仍經常出沒於柳州、平樂二府所屬各縣，官府雖懸重賞賄緝并調兵兜勦，然終莫如之何。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在湖北武昌起義，柳州於同年九月十九日響應，宣布獨立，成立革命總機關於柳郡中學堂，領導柳州方面的右江一帶民族革命活動。總機關為了組織革命武裝，派人四出招撫綠林豪傑編為民軍，沈鴻英這時方才出來就撫。

2. 出賣劉古香，投奔陸榮廷

宣統三年（辛亥），綠林中沈亞英的名字，經已聞名於柳州、平樂二府所屬各縣。他的館口所有槍枝子彈及同伙，比較其他館為多。柳州革命總機關派人（傳說是派許仲仙）和他聯繫，叫他帶其同伙和槍枝出來就撫。他雖然出來就編了，但他的為人狡詐多疑，對總機關是不大放心的，恐怕重

蹈黃飛鳳、梁果同的復轍（黃、梁二人俱是綠林頭目，在清光緒廿九年經廣西右江兵備道王芝祥招安出來，編隊後，各委以管帶官職，以後王奉兩廣總督岑春煊命令，把黃梁所部調離柳州，開赴廣東。他們心里不大愿意，正想拉隊上山仍為綠林，但被王芝祥偵知。乃不動声色，先後誘騙他二人到道署商談公事，出其不意，就把黃梁捉拿了，要他二人通知所部各持旧槍來道署掉換新槍，逐一点名帶入道署里面，把槍枝繳了之後，通通杀掉，隨後才把黃、梁二人綁赴北較場砍頭示眾）。沈鴻英為了預留後路，他就撫時，帶了几十个同伙出來，但槍枝只有四桿。他為了取得總機關的重視，邀約經常與他合幫同干打家劫舍、抗拒官軍的李天民（李有大泡頸，花名叫大頸四）帶其同伙和槍枝一齊出來就撫。李天民沒有沈鴻英那樣譎詐，不若沈鴻英能誦會說，他出來就撫時，約有槍六十餘枝，人數也大致相等。李以自己拙于口辭，每到總機關接洽各種問題，都是沈鴻英完全代表他，李從來沒有異議。因此總機關對沈比李較為重視。就撫各幫綠林，集中北郊外馬廠宿營編隊後，沈獲編為管帶，李天民編作他的幫帶，皆隸屬幫統劉震寰統轄。

辛亥冬初，總機關奉令撤消，柳州要設立廣西右江軍政分府。當時劉古香在廣東都督府任職，都督是胡漢民。胡氏征得廣西軍政府都督陸榮廷同意，委派劉氏回柳任廣西右江軍政分府總長兼民政長職務。劉于同年十一月初由穗抵柳接視事。劉震寰仍任幫統。劉古香、劉震寰和沈鴻英都是講客家話的，而沈又善于趨承二劉意旨，遇事逢迎投機，因此二劉都把他作自家人看待，深得信任。不久劉古香從新整編民軍，把馮武（管帶）所部解決，并槍決了馮武，就把馮武部的人和槍，一概撥歸沈鴻英管轄，同時升任沈氏為督帶。

以后右江軍政分府奉令撤消，刘古香改任为广西陸軍第五軍統領，幫統仍是刘震寰，沈鴻英仍任督帶。未几，刘古香出巡柳州府属各县清乡，帶同沈鴻英及所部一道出发，随派沈部駐防融县、长安（現今属融安县和大苗山）一带。

民国二年（癸丑），民党骨干分子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袁世凱背叛民国之野心已暴露无遺，全国輿論譁然（尤其是孙中山和黄兴所领导的同盟会）。因为二刘都是同盟會員，与广东方面陈炯明素有联系，为了准备与广东共同討袁（傳說訂期于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事），把所轄第五軍部队完全調回柳州，分駐柳州城廂内外。沈部也一律調回柳州，分別駐扎在东門和北門一带。当时刘古香感觉自己所部軍力有限，較諸靠攏袁世凱的陆荣廷、陈炳堃所部軍力太过悬殊（当时除柳州刘部第五軍外，广西全省各地的帶兵官都是素与陆、陈兩人有深长历史和特殊渊源的），深恐孤掌难鳴，是以犹豫不决。不意其卫队长刘成甫、刘麻六突于八月十一晚率众持械到刘古香的統領部需索借錢鬧事（統領部設在旧时右江兵备道衙門，即現今的柳州市公安局），刘麻六平日嗜賭如命，每一次輸了錢，就借故向上級求借，无厌之求，难以滿足。刘古香深知刘麻六野性不馴，不可理喻，因避而不見，囑其書記长梁潤森和他的妻子馬电姑和媳婦出面应付。刘麻六見刘古香不肯亲自接見，遂大肆咆哮，彼此間发生了爭吵。刘麻六兽性大发，竟然拔枪击毙了他們三人。刘古香在里面听見了枪声拍拍，知道有变，急忙走避后面，跳出圍牆逕到刘震寰的幫統部（設在現今柳州市人委会小礼堂和房地产管理处）避难。刘麻六，刘成甫見事情鬧大了，也跟踪到了幫統部，向刘震寰跪辯地說：“我們兵諫統領（刘古香）举兵討袁，統領犹豫不决，旁边还有人劝阻他不要孟